

複審、決審會議紀錄

時 間：2018年10月11日(四)上午9時30分

地 點：臺灣文學館會議室

主持人：蕭副館長淑貞

主 席：林瑞明委員

評審委員：林瑞明、浦忠成、董恕明

列 席：公共服務組王舒虹組長

記 錄：公共服務組楊蕙如研究助理、吳禹中

一、複決審會議

主持人蕭副館長淑貞：今天非常感謝3位評審共同來把關，擔任評審的工作，每年獲得台灣文學獎創作類原住民漢語散文金典獎的意義非凡，勞煩各位委員多費心。
(在蕭副館長淑貞主持下，共推林瑞明委員擔任主席。)

二、進行複審

主席林瑞明：今天是原住民漢語散文複決審會議。大家都接到複審的稿子，水準都相當高。本次會議討論進行的方式我是這樣想，因為委員都各有所好，所以3位委員可先把各自認為最好的3篇作品拿出來，有歧異的部分大家再作討論。

第一輪投票結果：

編號3 〈歸途〉2票

編號4 〈游阿香〉3票

編號7 〈在遠方的說話〉1票

編號8 〈千年的守護之約〉3票

主席林瑞明：第一次票選結果作品範圍很集中，可見大家的想法一致，這點很不容易，我們現在先以獲得1票的〈在遠方的說話〉開始討論是否入圍。

三、作品討論

編號7〈在遠方的說話〉

董恕明委員：此篇我覺得情感鋪陳得很好，處理很細膩。講一件很簡單的事情，從族人、長輩們的死亡開始，即使生命消逝，情感始終長存。如：阿公的信是從來沒有拆封過；父親跟阿公是沒有血緣關係的「父子之情」等描寫，文中說話的這個我，他的形象和他情感表現的方式，作者描繪的很自然，文情相符。

讀到尾聲，發覺有些情感到深處，也不是用語言可以傳達，但作者卻能在鋪陳的脈絡裡自然的帶出來。我曾考慮過這篇跟〈歸途〉到底是要選哪一篇，但其他兩位老師已有選擇，因此我想推薦這篇。

此外，「在遠方的說話」，我覺得這個句子很美，一開始阿公「我在遠方，我要對你說一些話」到「這個遠方的話從未打開過」。材料本身很重，說話的人說得很輕，這點蠻吸引我。

浦忠成委員：這篇文章、結構確實不錯。但我之所以沒有選擇這篇，考量這是原住民文學獎，它擺在其他非原住民文類是類似的，與其他三篇相較，斟酌後就沒有選。

原住民從日治時期以降，一直以來被一般化，這是事實，此文在文學的呈現上，需稍微強調原住民。題材選擇上稍嫌弱一點。

林瑞明委員：這篇在族語的姓做了很多鋪陳，上下了許多功夫，對我而言評分也是很高，但選擇有限，所以割愛。

主席林瑞明：沒有委員附議，這篇則不列入入圍。接著，我們討論獲得 2 票的〈歸途〉。

編號 3〈歸途〉

浦忠成委員：我選此篇，與舊部落有關係，基本上〈歸途〉意象非常清楚，年輕人跟他的媽媽處理一件事情，一個家族面對現代生活的壓力要把傳統要割捨掉。

作者運用很多的意象，但是後來有一段跑出一個軍隊，這部分有點奇怪，很不協調，用別的東西處理也許會更好一些，例如：工程隊、開山等素材都可以。整個結構來來去去，用歸途的意象是蠻成功的，而且也蠻突顯排灣族文化的特質。當然，結構還是有些瑕疵，結構銜接與時空的轉換不太順暢，不過最後基本上還是可以收回來，懂得作者想傳達什麼。

林瑞明委員：這篇對於一位非原住民讀者而言，讀起來原味十足。文中的禱詞，不妨跟作者建議，如果能夠附原文更佳，可讓懂得人會更加有味道。

董恕明委員：誠如兩位老師所言，這篇作品結構上完整，內容也豐富，文字一方面很流暢，也很有作者自己的特色，可以看出處理文字的細膩。

比較可惜的是，有些轉化情境，或者帶入時空跳躍的場景，有時候來得很突兀。閱讀過程，刻意強調某種效果，反而變成一種干擾。軍隊可以來，但是要怎麼來？可能作者真的認為很重要，但很重要是不是一定要這樣寫，這就要看作者的選擇。就內容而言這篇文章是豐富且完整的。

編號 4〈游阿香〉

董恕明委員：這篇是討論在都市成長時期的原漢小孩，是如何面對自身的認同，而討論身分認同也是原住民寫作中很重要的成分。不同世代的人面對這個問題時，會慢慢出現一些差異。早先面對漢人卑微歧視的情境，到不同世代面對此議題時有不同角度。在寫法上，可能會從原來那種清

楚的憤怒，變成隱晦的諷刺或者戲謔。

我覺得作者是清楚的憤怒比較少，但是幽微的戲謔反而精準的在文中呈現。我認為世代的差異造成城市及山林經驗，是如何促使作者選擇作品要怎麼鋪陳和體會。作者相當用心的編織其認同的經驗。一路看來好像很自立自強，很能自圓其說，但關鍵處就會善用關鍵事件，點出問題本身的「嚴重（肅）性」，如便當盒裡出現的「野味」與同學的反應並置，頓時顯出其身分的特殊性。

作者利用倒敘或插敘的手法點題，不是一開始就說分明的寫法，則能見到作者是位對於寫作很有想法的人。素材也許是一般任何一個曾經寫過身分認同議題的作者都可能碰到的材料。只是「戲謔」從一開始就顯現，但是不會讓人有重彈老調的感覺。另外，青少年時期求學階段作為對比的同學、早年離家、換字體顏色表現是與不是，此文確實是一個以「身分認同」為主題，完成度高，又寫出不同風格與特色的成品。

這次評審我深刻感覺，這兩年參與台灣文學獎寫手們，寫得好，也很用心書寫，照顧到很多細節並且做出很好的鋪排，非常可貴。

浦忠成委員：我一開始看到這篇會直覺這個題目怎麼會是原住民文學的題材，真的是很認真安排寫作架構。文筆很流暢，不經意地把東西一個一個拉回來。他其實只是到戶政事務所，幫游阿香阿嬤處理事情。看他的文章，想到在現在原住民回來辦理這類事情，其實很能凸顯這群人的內心感受。原住民文學獎也有類似作品，但此篇不管是議題上選擇、文筆流暢度、寫作架構，是一篇佳作。

董恕明委員：我覺得是亦莊亦諧。因為這個題目如果一開始就會在意，就不會是輕鬆的題目。但如果一直不在意，就可以當作不存在。所以可以寫成這樣實在是很不容易。

林瑞明委員：比較少看到這麼優秀的原住民，即使在都市生活一切無虞，反而對於其身分有著深刻的認同。另外如其他老師提及標示黑字的部分，兩次內容的逆轉，是相當高明的寫法，真的是一個很成熟的作家。

編號 8〈千年的守護之約〉

浦忠成委員：這是花蓮撒奇萊雅族 (Sakizaya) 的故事。剛好現在是達固部灣部落 (Takubuwan) 和加禮宛事件 140 周年紀念。撒奇萊雅族很特別，他們重新創造一個火神祭，也創造一個祭師團。這篇文章配合劉益昌最近在花蓮花崗挖掘的古物推展。

這篇是蠻有一些原住民特色、文化敘事及歷史脈絡都有掌握，但文筆有些求好心切，刻意用一些自身無法掌握的意思，反而有點不太適宜。原住民文學不是不能夠用中文成語，但有些詞彙是原住民情境不太能搭軋，會有明顯的雕刻痕跡，不是渾然天成。

董恕明委員：這一篇是虛構性很強的散文。也許對他們來說可能是很真實，從某個角度，感覺很像說故事，跟〈游阿香〉放置一起重新思考後，散文如果是很寫生的話，以〈千年守護之約〉來看，是不是可以接受虛構性較為強烈的散文？

在考古、祭典等內容，可以看出作者消化素材是很用功的。但因為小女孩甘娜莎說得很像是一個角色，不太像是一個真人，所以不太傾向只是把它視為是散文來閱讀。

語言的隔與不隔這部分，也許是對於每個不同讀者的要求或期待。就整體而言，我覺得是可以發展出一篇蠻不錯的小說。若是以散文來看，在某個印象來看，或許是挑戰我對於散文文類的某種邊界吧！

林瑞明委員：我覺得它的可貴正好就是在跨界。不滿足散文性的敘述，而跨足到小說的領域，帶來更多的歷史性、神秘性。中間還穿插一些現實報導，讓我們在亦虛亦幻接受陳述的一切。正是跨界才顯得此篇頗有特色。

浦忠成委員：引述篇文「也許是遠岫含煙，也許是新秧翻綠……」，這也是我前面所提到的，作者過度求好心切，挑戰高難度技巧，反而無法掌握。

董恕明委員：又如「直到最高的山峰最後一條……」我覺得作者應該是對於練字造句別有用心。

林瑞明委員：可能在文字上兩位委員跟我有不一樣見解，我覺得是詩意盎然，而且

可能是跨到另一層次的問題。散文不見得是一般性敘述，總是要有多一點什麼東西，我覺得它有這樣的意義。

主席林瑞明：以上所討論的這 4 篇作品是否都入圍沒問題？若大家同意，接續我們進入到決審階段。

(經過各位委員共識，4 篇皆入圍。)

四、決審評分

主席林瑞明：我們剛剛是單篇分析互相遊說，接下來請大家思考一下進行決審作品評分，請第一名獲得 3 分、第二名獲得 2 分、第三名獲得 1 分方式進行評分。並在所有作品討論後，我們進行名次排序。

決審評分加總結果如下：

編號 3 〈歸途〉4 分

編號 4 〈游阿香〉9 分

編號 7 〈在遠方的說話〉1 分

編號 8 〈千年的守護之約〉5 分

主席宣佈：編號 4〈游阿香〉獲得所有委員一致同意，獲得今年 2018 台灣文學獎創作類原住民漢語散文金典獎。再經討論 2/3 以上委員同意，入圍作品有：編號 3〈歸途〉、編號 4〈游阿香〉、編號 7〈在遠方的說話〉及編號 8〈千年的守護之約〉。

五、散會：上午 11 時。

評審感言

◎評審委員／Pasuya Poiconx 浦忠成

今年參與原住民漢語散文金典獎徵獎複選、決選的作品有八件，篇數如同以往不多，但是各篇題材內容差異甚大，呈現不同類型的體驗，而整體寫作的水準相當高。其中有桃園石門水庫建設之初，遭遷部落族人輾轉流離異鄉遭遇的敘述〈流浪者之歌〉、撒奇萊雅族傳祭儀由長者漸次傳遞年少者的歷程，顯示再度興起的族群對於傳統承接、創新的積極意圖〈千年的守護之約〉、敘述排灣族人因為環境與傳統信仰改變，出現不再願意傳續家族文化的情況〈歸途〉、以一首古調追溯孩子與生病的父親間傳輸親情，並以積極態度面對傳統的方式〈古調餘音〉、敘寫小米在部落的意義與功能〈斜坡上的能量〉；藉由一封從未寄出的信，回憶家族長者間恩怨糾結的往事，以及呈現謙抑忍讓的美好德行〈在遠方說話〉、敘說蒔花弄草與射箭的趣味〈箭草為師〉、追憶上山採取愛玉子經驗〈採愛〉及嘗試澄清自己身為都市原住民第二代與人相處時對於身分處理尷尬的自省〈游阿香〉。

雖為散文，各篇敘事取向明顯，均以或顯或隱的故事做為摹寫、議論的依托，尤以〈流浪者之歌〉、〈在遠方說話〉及〈游阿香〉為然。〈流浪之歌〉上溯族人被日人佔奪而失去土地，及石門水庫建成、家鄉淹入水底後，族人先到桃園觀音，再到大潭，最後族人流散不知所終的故事。〈歸途〉將敘述的脈絡分成片段，行文充滿詩味，卻也難掩對於文化傳統被遺棄的無奈、惆悵。〈在遠方說話〉敘說的場景是戰後十多年後的臺灣，以及部落族人在經濟仍在困頓之時的艱苦日子。底層民眾面對生活的堅強，正好對比當時臺灣逐漸翻轉貧苦，走上小康之路的實境。〈箭草為師〉、〈採愛〉兩篇為直敘文字，較少文學蘊藉、想像風味。

〈游阿香〉一文，光看題目無法體會全篇的核心旨趣，必得讀完數遍，方能掌

握作者的存心、用心。游阿香，是部落在桃園拉拉山的第二代都市原住民的作者不曾謀面的奶奶。作者藉由到戶政事務所為已經過世的奶奶挑選一組羅馬拼音（泰雅族名字）的過程，思索起自己在都會情境、在不同階段的校園中，用聰慧、好成績以及狡慧捉狹的應對、應付方式，輕易的闖過每一個不容易的關卡，包括各類有意無意展示歧視的言行對待。第二代城市人，生活是愜意、輕易的，父母卻總要不經意地提醒，莫忘部落。平素不容易激起漣漪的心情，卻在領取戶籍文件 / 奶奶的族名時，使這位很早離世長者的面容清晰起來，從而讓申請文件的孫女一下子百感交集，不覺步履蹣跚。這是藉由追憶過去遭受的種種，進行的自我尋找，也是一種對族群刻板印象與偏見的抨擊。作者巧用轉折、拼接與辯證的手法，以鮮活生動的詞語、字句，敘述、說明，更以幾次遞進的有力宣告，明確表達自己的抉擇。平凡的題材，卻在作者出奇的構思與靈巧的寫作中，展現生動、有力的文學能量。